

缪荃孙诞辰 170 周年 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国家图书馆◎编

*Miaoquansun
Danchen 170 Zhounian Jinianhui 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缪荃孙诞辰 170 周年纪念会 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国家图书馆 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缪荃孙诞辰 170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6

ISBN 978 - 7 - 5013 - 5590 - 7

I. ①缪… II. ①国… III. ①缪荃孙(1844 ~ 1919)—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547 号

书 名 缪荃孙诞辰 170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著 者 国家图书馆 编

责任编辑 王 雷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5590 - 7

定 价 60.00 元

序

韩永进^①

缪荃孙,字炎之,号筱珊,晚年号艺风老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江苏常州府江阴县(今属江苏省江阴市)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之一)总办、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首任监督。辛亥革命爆发后南下上海隐居,民国八年(1919)病逝于上海。缪荃孙先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和推动者之一,曾先后主持创办了南北两大官办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

19世纪晚期,中国传统藏书楼日渐衰落,随着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逐渐兴起。各地出现了一批新式学会、学堂藏书楼,地方开明士绅创建了一批公共藏书楼。20世纪初,清朝地方督抚也开始在各地创建新式图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受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委任,缪荃孙以总办身份主持创建江南图书馆,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式图书馆的建设之中。在此期间,除了主持江南图书馆馆舍的选址和工程建设,缪荃孙还积极致力于珍贵古籍的收藏和保护,全力推动浙江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收归江南图书馆,并编定了《江南图书馆藏书编目归架章程》,又为江南图书馆的裁并和经费问题奔走呼吁,使得江南图书馆开馆伊始即成为当时设施、藏书和管理皆可称善的图书馆。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初一日,清学部在《致两江制台该省图书馆希极力维持电》中高度评价其创办成就:“各省设立图书馆,在宪政筹备之内,江南最为完善。”

宣统元年(1909)九月,几乎在江南图书馆馆舍工程完工的同时,缪荃孙被张之洞举荐为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并于第二年九月江南图书馆开馆后即正式赴京上任。之后一年时间里,缪荃孙多方斡旋,奔走呼吁,克服了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内忧外患、民穷财尽的重重困难,选定馆舍、筹措经费、组建队伍、完善规章,诸项事务初见成效,为百事待兴的京师图书馆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在此期间,缪荃孙还主持编制了《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和《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两部重要书目,是为京师图书馆书目编制之肇始,也是之后各图书馆古籍目录编制的开端,对后来全国性大规模的古籍善本书目编制来说,有发凡起例之功。

缪荃孙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承担创办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使命,与其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藏书刻书家、校勘学家、目录学家的特殊身份密不可分。光宣之际至民初,凡言及藏书、版本、目录、校讎诸事,当以缪荃孙为大宗。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同时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术的传统,在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史学、方志学等方面卓有建树,成果丰硕。曾任清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民国初年曾主持编纂《清史稿》。他主持修纂的《顺天府志》《湖北通志》《江苏通志》和《江阴县续志》,以体例谨严、考证翔实著称,皆可方为志编纂之典范;他协助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为历来治学的门径,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藏书宏富,所藏古籍近1500种、10余万卷;他精于古籍版本鉴别,

^① 韩永进同志为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

所藏颇多宋元善本。现在缪氏藏书主要分散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馆,是各馆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致力于搜访金石拓片,艺风堂所藏拓片逾万种,后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是该馆收藏的重要特色资源;他所编刻的大量书籍,以刻印精美、校勘精湛闻名于世,保存了大量珍稀古籍,使之化身千百,泽被后世。

清末民初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既无成功的经验可以遵循,也无现成的方法可以借鉴,更无专门的人才可以依托。缪荃孙以其渊博的学识、卓越的眼光、强烈的使命感投身于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主持创建了两大学官办图书馆。虽然其图书馆生涯前后相加仅四年时间,但其初创之功、助推之力,足以成就其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先驱者与奠基人的地位,他的筚路蓝缕之功,永远值得后人铭记。2014 年是国家图书馆建馆 105 周年,也是首任馆长缪荃孙先生诞辰 170 周年,为纪念其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研究其学术成就,9 月 2 日,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江阴市图书馆联合在北京举办了“缪荃孙诞辰 170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现将会议论文集结集出版,以飨读者。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18 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学界对缪荃孙在图书馆、教育、版本、目录、金石、历史、方志诸领域的研究成果。希望论文集的出版能够推动缪荃孙学术研究,推动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

哲人其萎,功业永传。在论文集即将付梓之际,写下上述文字,以表达对这位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国家图书馆事业开创者的无比崇敬和仰慕之情。承继着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继续努力前行。

是为序。

2014 年 10 月

目 录

序.....	韩永进(1)
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1)
缪荃孙与江南图书馆.....	徐忆农(9)
江阴夫子,一代宗师——近代大学者缪荃孙.....	宫昌俊(19)
缪荃孙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程焕文 肖 鹏(24)
清末学部筹办京师图书馆史料补辑	刘 波 黄梦洁(32)
缪荃孙与清后期目录学	严佐之(40)
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到《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 ——从缪荃孙助编《书目答问》说开去	徐 雁(44)
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编纂考	林振岳(50)
缪荃孙鉴藏嘉靖本之实践性反思	向 辉(60)
缪荃孙刻书考略	王海刚(73)
缪荃孙首刻《永宪录》	周 园(79)
论缪荃孙的考据学渊源——兼及其经世致用之动因	杨洪升(86)
对缪荃孙艺风堂拓片的一点考察	胡海帆(94)
徐霞客和缪荃孙:中国碑拓文化传承的两座丰碑 ——纪念徐霞客出游 400 周年暨缪荃孙诞辰 170 周年.....	任小玫(136)
缪荃孙与三江师范学堂.....	史 梅 李 丹(142)
论张之洞与缪荃孙新政思想之异.....	许延长(154)
缪荃孙文化传播中的学术思想研究.....	米彦青(159)
缪荃孙研究文献目录.....	陈东辉(167)

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①

提要:文章在查阅国家图书馆馆史档案、《艺风老人日记》及相关文献基础上,梳理了缪荃孙担任京师图书馆监督的缘起经过,并对缪荃孙任职京师图书馆监督期间,在馆藏文献建设与馆藏文献整理方面的巨大贡献进行了客观评述。

缪荃孙,字炎之,号筱珊,一作小山,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居申港镇。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九日生,民国八年(1919)十月初一卒,终年七十六岁。缪荃孙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在史学、金石、目录、校讎、考据等领域都有突出成就。他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先后参与创办了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之一)和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一、监督京馆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是治国救亡的良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图书馆对于启迪民智的作用逐渐得到一批有识之士的认同。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郑观应《盛世危言》均曾呼吁建设图书馆。

1905年,清政府为了预备立宪,特派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等五大臣分两路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回国后,戴鸿慈、端方连上三道奏折,其中第三奏曰:

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开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②

此外,考察大臣端方在“创建图书馆折”中,对此特别做出诠释,他说:

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乘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宏博辉丽,观书者日千百人。所以开益神智,增进文明,意至善也。臣奉使所至,览其藏书之盛,叹为巨观。回华后敬陈各国导民善法四端,奏恳次第举办,而以建筑图书馆为首。^③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初,国内兴起了创办新型图书馆的风气,湖南、黑龙江、山东、山西、浙江、云南等图书馆相继创立。各地方开办图书馆的尝试,让朝廷及民众看到了图书馆

^① 本文为国家图书馆研究院集体完成,由马学良执笔。

^② 《清德宗实录》卷五百六三。

^③ 《端忠敏公奏稿》卷十二。

的实际作用。李端棻、徐树兰、罗振玉等或上疏或著文,呼吁兴办京师图书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由湖广总督出任军机大臣,分管学部。并于宣统元年(1909)学部“分年筹备事宜”中提出“京师开办图书馆”^①,并完成了筹设京师图书馆的舆论宣传和政策准备。^②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9年9月9日),张之洞抱病率先上奏《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朝廷于学部上奏当天即批准了该奏折。这标志着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正式开始筹建。该折“附奏派编修缪荃孙等充图书馆监督各差片”^③亦被同时批准。

缪荃孙之所以被举荐担任京师图书馆的首任监督,与其先前的经历分不开。他早年客蜀,师事张之洞,在张氏指导下代撰《书目答问》,其学问见地颇为张氏赏识。缪荃孙此前又有创办江南图书馆的资历与经验,故在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张之洞即物色缪荃孙为首任监督,并与之沟通过办馆事宜。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与张之洞同在学部任职的荣庆也曾致函缪荃孙,邀请其赴京筹办图书馆事宜。^④

宣统元年五月十三日(1909年6月30日)《申报》即报道:

直隶候补道严复、翰林院编修缪荃孙,学部奏请派为丞参上行走。其奏派之原因,以日来译书日有增加,名词不尽一律,最易混淆耳目,部中拟撰一新名词对照表,颁行各省,其撰修事宜专属之严观察、缪太史云。又闻缪荃孙以金石目录之学著称一时,此次奏派实为图书馆总办。^⑤

可见,在朝廷批准建馆之前两个多月,舆论已获悉缪荃孙将担任京师图书馆首任馆长。《艺风老人日记》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载:“得陶斋^⑥信,言南皮约办北京图书馆……晚入署与陶斋谈。”^⑦亦可与之互为印证。八月三日,缪荃孙“阅报得图书馆监督之信”,学部交电,旋即准备赴京就职。他把这一事业看得非常神圣,在撰于宣统元年(1909)七月一日的《无益有益斋论诗画序》中说:

荃孙素嗜板(版)本,亦在未成童之前,性之所近,以为天下至乐无逾是者。今垂垂老矣,陶斋畀以江南图书馆,京师亦以帝国图书馆相招,此古典书之职,敢希刘向,原学陈农,则是人之所欲,天必从之。^⑧

① 李希泌,张淑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

② 李致忠. 中国国家图书馆史(1909—2009)[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8.

③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2:7.

④ 《艺风老人年谱》光绪三十四年(1908)载“十一月,学部荣中堂荣庆专函来促赴都”。此事《艺风老人日记》亦有相应记载。

⑤ 京师近事[N]. 申报,1909-06-30(宣统元年五月十三日)(5).

⑥ 陶斋即端方(1861—1911),字午桥,一作悟樵,满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本汉族陶姓,故号陶斋,别署浚阳陶父、乐道主人,卒谥忠愍。端方系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开拓者。曾出国考察政治,归国写成《欧美政治要义》,建议实行君主立宪,并陈“导民善法”四端,其一为开办图书馆。官湖北时,倡议设立湖北图书馆,为两江总督时,积极筹建江南图书馆。

⑦ 《艺风老人日记》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条。

⑧ 《艺风堂文续集》卷五。该文时间则据《艺风老人日记》。

但是,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深受缪荃孙敬重,并力荐其任京师图书馆监督的张之洞在京去世。缪荃孙得知这一消息后,不胜惊骇,一恸而病,两月方愈。本来在光绪二十年(1894)出都时就已经对仕途失去了信心的缪荃孙,此时又因张氏的去世失去了在京的依靠,入都赴职的愿望遂灭,并于获知张之洞去世消息后第三天,发出了请辞信。《艺风老人日记》载:“上荣中堂一笺,辞差使。”但是请辞未获学部批准,荣庆反数次催促其到职。同年七八月间,学部纂修曹元忠、学部左丞乔树枏还分别前往南京请其到任。在这种情况下,缪荃孙乃于宣统二年(1910)八月二十八日“请假三个月入都”,九月二十七日登舟离宁,十月四日抵京,十月七日到图书馆办事处,正式担任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

缪荃孙到任监督之时,京师图书馆仍处于筹建状态,百事待兴。到馆之后,缪荃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京师图书馆的各项工作之中,如制定相关章程制度、争取经费、组建管理队伍等。

如前所述,早在京师图书馆建馆之前,各地新式图书馆的创办已如风起云涌之势,这些率先创办的图书馆积累了宝贵的办馆经验。缪荃孙到馆后,为了建立本馆办事章程,专门派员赴这些地方去考察。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因“本馆现已开办,所有各省图书馆、藏书楼办事章程及贮藏书籍均应参酌考察,藉资取则。鄂省旧有两湖书院,藏书楼藏书甚富,章程亦极完备”^①,故缪荃孙专门派科员李世勋赴湖北“前往详细调查”。正是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到1912年,京师图书馆就推出了自己的阅览章程——《京师图书馆暂定阅览章程》。

为了筹措建馆经费,缪荃孙也做了巨大的努力。他上任之前,京师图书馆已从学部领到了五千两白银,作为添置器具、添盖房屋之用,但是这些钱在他到任时已经基本花完了。于是,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缪荃孙与时为京师图书馆副监督的徐坊专门向学部打报告,申请“续领银肆千两,以资办公”^②。由于清末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国家财政已经岌岌可危,要求内阁严格控制各部增列开支,学部为此责令京师图书馆削减宣统三年之预算经费。为了使刚刚筹建起来的京师图书馆能够正常运转,缪荃孙从京师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出发,呈文学部,力陈数端,竭力争取经费。呈文称:

本馆前呈预算表册已经再三撙节,皆系实用实销。请为大部分析陈之。表内经常门之岁出不能不增者,因本馆现租广化寺为暂行试办之地,至四年购妥房间,必须添设科员、写官及一切杂费,此经常岁出一门所以增一万二千余两之理由也。表内临时门之岁出不能不筹备者,因本馆为万国观瞻所系,购置馆地为当务之急,预算修建费五万两仅能勉强敷用;文津阁书奏准拨归本馆,奉旨俞允业已两年,预算运费一万五千两,拟派员一律取归,俾免散失;其拟向各处采买书籍,以供人浏览,购置费一万金不过因陋就简,为一时权宜之计,此临时岁出一门所以增七万余两之理由也。^③

正是在缪荃孙的全力争取下,京师图书馆的经费才有了基本保障,各项工作才能有序开展,不久之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京师,拨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成为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

① 国家图书馆档案,档案号:1909-※005-年录1-001,第16页。

② 国家图书馆档案,档案号:1909-※005-年录1-001,第17页。

③ 国家图书馆档案,档案号:1909-※005-年录1-001,第54—55页。

初建时期的京师图书馆,不但物力维艰,人力亦严重缺乏。为此,缪荃孙于上任十天后,即宣统二年十月十七日便向学部提出延请“宏通淹雅之儒以备咨询”的办法,聘请罗振玉、柯劭忞、王宝田等八人作为京师图书馆的“名誉经理员”^①。宣统三年(1911)二月、五月,又先后聘请吴廷燮、刘世瑗、马其昶、胡玉缙、饶叔光、陈衍、杨裕芳、梁鸿志、徐鸿宝等九人为名誉经理员。这些人多为当时社会名流,又富有图籍事业经验,大多为京师图书馆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缪荃孙作为京师图书馆正监督虽仅一年,但却为京师图书馆的初创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二、建设馆藏

馆藏书籍是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基础保障。1909年,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清政府即决定将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的部分旧藏,拨交京师图书馆庋藏。这是今天国家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也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滥觞。此后,清廷还先后将敦煌石室写经和库伦办事大臣咨送的唐开元间突厥阙特勤碑拓片等拨交京师图书馆。

除此之外,采取适当的政策,鼓励藏书家自愿转让或捐赠图书,以及各时期图书馆人努力搜求采辑是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的另外两个重要来源。

在西方列强入侵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的藏书家面临着破产的危境。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藏书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购去,成为国人扼腕之痛。与之同时,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亦面临外流的危险。时值两江总督端方筹划设立江南图书馆,缪荃孙获悉丁氏后人欲出售家藏的信息后,便建议端方收购八千卷楼藏书,作为江南图书馆藏书的基础。端方奏请朝廷获得筹款后,缪荃孙又同陈庆年赴浙与丁氏后人洽谈,为筹建中的江南图书馆成功收购了丁氏八千卷楼藏书。

缪荃孙到任京师图书馆后,首先致力于扩充、整理馆藏文献。因有此前收购八千卷楼藏书的经验,缪荃孙将收购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视为补充京师图书馆藏书的重要途径。

其实,与瞿氏联系购书事宜,早在筹办京师图书馆的前奏活动中已经开始,并且以官方途径采取了一些威逼利诱的办法,但并未如愿。据瞿凤起回忆:“端午桥督两江,假枢府意,胁以家藏献阙下,以京卿为饵,先父不为之动。”^②

张之洞运筹京师图书馆时,将该馆的创建原则定为:“唯是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藪,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世。”^③于是学部复议购常熟瞿氏藏书,并与之再次取得联系。《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三十四年(1908)载:

江南创建图书馆,既购致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度之馆中。陆氏皕宋楼书已为日本以重金辇载而去。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亦有覬觎者,江督忠愍公端方议购留瞿

① 国家图书馆档案,档案号:1909-※005-年录1-001,第7—8页。

② 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62.

③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2:1.

氏书,供京师图书馆度藏。公属竭力图之,瞿氏不允……^①

张之洞所言前往和瞿氏交涉购书事宜的,其中就有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宣统元年(1909)五月十八日载:“甸帅嘱赴常熟购瞿氏书。”因时值端方调任直隶,缪荃孙在六月三日送别端方以后,四日方赴常熟,往商购书事宜。五日抵达常熟,六日拜访铁琴铜剑楼主人瞿良士,但彼时瞿氏无意售书,此事再次受阻。

面对这样的局面,缪荃孙没有和前人那样采取高压逼迫的方法,而是和当地乡绅商议解决办法。《艺风老人日记》宣统元年(1909)六月七日载:“与子戴、孟朴同写一信与伯英诸人,为求书事,此来正意。”伯英即邵松年,常熟人,光绪九年(189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是缪荃孙旧交。在当地乡绅的推动下,双方协商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瞿氏将所藏未刻书开列了一个数目,允许“图书馆监督缪将书目详加选择,就其中之孤本或抄本,外间少流传者,摘出七十一一种,嘱即精抄,并益以旧刊本,足成百种,俟抄毕一并进呈”^②。缪荃孙就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后,继续保持与瞿氏联系。《艺风老人年谱》宣统三年(1911)载:“三月,派回江南,催瞿氏进呈书。”此次南返获得瞿良士进呈书五十种。当时参与撮合的乡绅邵松年在进呈时专致一札,云:

瞿氏藏书,只抄得三十种,兹拟遵命将旧刊本凑足五十种,先行呈进,并开列清单……至抄资并请奖一层,俟全书告成,再行办理,如何?^③

这次瞿氏所进书,凡精抄本三十七种,旧刊本十三种,皆孤本或外间流传稀少之本。五月十六日由缪荃孙亲自解书到京。时任大学士的荣庆专门为缪荃孙返京致贺。^④

此次与瞿氏购书,虽没有取得像当时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那样圆满的结果,但此事在中国藏书史上的意义颇值得关注。它不仅为初肇的京师图书馆补充了部分馆藏,更重要的是缪荃孙通过帮助江南图书馆收购八千卷楼藏书、帮助京师图书馆收购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给公共图书馆指明了一条扩充馆藏的重要途径,同时也给藏书家提供了一个使其私藏得以永久保存的最佳方案。此事之后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私人藏书家接受化私为公的思想,主动将私人藏书出售或者捐赠给公立图书馆。这些珍贵的藏书化私为公,不但方便了公众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藏书的价值,同时也为善本古籍保护和中华文明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编纂目录

缪荃孙不仅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对于目录在读书治学中的作用,领悟颇深。他一生中对于目录编纂的实践一直赓续不断,先后著有目录学著作多种。

在主持京师图书馆期间,缪荃孙除了参与日常图书馆管理之外,最主要的精力就用在了

①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十)[M].铅印本,1939(民国二十八年).

② 李希泌,张淑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8.

③ 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8.

④ 杨洪升.缪荃孙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7.

京师图书馆的藏书整理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缪荃孙于宣统二年(1910)十月七日到太仆寺街图书馆办事处正式理事,十月十二日便“拆书箱两只”;十三日又“开书四箱”;廿五日“到图书馆,開箱”;廿七日“開箱已过二十,人手尚未整齐,亦冗员太多”;廿八日“到图书馆,开书十箱”。截至宣统三年五月十七日,缪荃孙南返催办瞿氏藏书回京,现有书箱已全开。

在整理书籍的同时,缪荃孙开始编写京师图书馆藏书目录。《艺风老人日记》有较详细的记载:

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十八日,“到馆,定经部目”;十九日,“到馆,定史部目”。

宣统三年(1911)一月十四日,“编善本书目”;十九日,“到馆,史部成”;廿三日,“编子部目”;廿九日,“校集部目,与熙之重写副本”。

闰六月廿八日,“到馆,理经部易、书、诗、礼四类……重订善本书目”;廿九日,“校定易、书、诗三类”。

七月五日,“到馆,理史部书”;六日,“重编善本书目”;八日,“到馆,理瞿氏书。校小学目,礼、乐书目”;九日,“校春秋目”;十日,“到馆,理书”;十四日,“到馆,理史部书……校史学书”;十五日,“校史类书”;十七日,“定史部全目”;廿一日,“补经、史两部”;廿七日,“补子、史两类书目”;廿八日,“到馆,编释家目”。

八月一日,“阅补集部旧目”;二日,“到馆,理集部”;五日,“到馆,理类书”;六日,“理集部”;七日,“到馆,理集部”;十一日,“校史部目录”;十二日,“定总集目”;十八日,“理书目”;廿八日,“到馆,看钦定书”;廿九日,“写钦定书目毕”。

九月十二日,“赴学部交书目,乞假。又到图书馆取书目,话别”。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从宣统二年年底到宣统三年九月,近一年的时间中,缪荃孙的主要精力就集中于善本书目的编制和校定工作。因京师图书馆隶属学部主管,故缪荃孙将这次整理而成的善本书目叫作《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①。

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书库中有两册缪荃孙编辑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用印有“京师图书馆”字样的十一行绿丝栏稿纸誊写而成,书中几乎每页都有缪荃孙亲笔校改、补充的文字。该书目后来被邓实辑入《古学汇刊》第二集(全书凡五卷,经部、子部、集部各一卷,史部上、下两卷),由上海国粹学报社于民国三年铅印出版,就是按照此缪荃孙校改、补充抄本为底本的,因此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应该是其校正稿本。该稿本书前扉页有庄尚严墨笔题跋一通:

数年前在护国寺街一小书店购得此目两本,查系前教育部京师图书馆编目稿本,虽残,亦可留。况有缪艺风手迹,今谨赠国立北平图书馆。

可见,此稿本曾流入坊肆,可能被人进行过改动,故偶有内容残缺、顺序颠倒之处。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公藏书目,著录内容详尽,一书之下,除了传统的书名、卷数、著者诸项之外,还详细著录该书的行款、版式、刻工情况、装帧形制,有的还著录了递藏源流及藏印,对于考订版本、辨别源流具有重要的作用。

^① 关于京师图书馆即“清学部图书馆”之关系,张廷银研究馆员《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录》一文已有较详细论述。文可参见《文献》2008年第4期:107—113页。

在图书整理过程中,缪荃孙还从馆藏善本中选出宋元本三十九种,集成《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①一册。这是一部重点揭示馆藏宋元善本的版本目录,该书于每种宋元本存“本书一叶,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并加考订一篇。

另外,馆藏方志也引起了缪荃孙的极大重视,他在宣统三年(1911)三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到馆,复到署。观楼下地志,皆宝物也。与暇庵、叔蕴谈良久。”该年三月至闰六月间,缪荃孙致力于整理这些志书,并编成了《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一卷。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是我国最早专门著录方志的目录,该书共收录全国各省、府、州、县志一千六百七十六部,其中明代志书二百二十四部,不全志书三百六十部。该目不但系统收录京师图书馆早期所藏方志文献,还创新了传统目录的著录范围,在该目录的“凡例”中,缪荃孙明确规定每种志书“记卷数、册数、主修人,年月有可考者必书”,事实上,除此之外,该目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著录内容——刊印时的题序。缪荃孙如此处理志书著录,是有其自身道理的。因为刻书题序往往能透露该志的编纂缘起、刊行时间、特点及意义等信息,这对于志书利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缪荃孙特别在这部方志目录中增加了这一著录内容。

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库中藏有稿本《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四册,所用纸张与前文所云《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一致,亦为印有“京师图书馆”字样的十一行绿丝栏稿纸。

缪荃孙所编纂的这两部藏书目录,不仅是我们今天了解国家图书馆初期古籍收藏的重要依据,为整理保存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各图书馆编制古籍目录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四、精神长存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接着全国各地掀起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运动。在编纂完成《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后第三天,即九月十四日,缪荃孙请假返回南京,继而举家迁往上海,未再续任京师图书馆监督之职。

今年是国家图书馆建馆105周年,也是缪荃孙诞辰170周年,我们专门召开此次会议,共同纪念他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缪荃孙在清末创建京师图书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缪荃孙作为京师图书馆首任馆长,致力于馆藏文献的建设与整理,确保了一批珍贵文献典籍在社会动荡中不致流失散乱。进入民国以后,在民族危难之际,郑振铎、赵万里等学者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抢救古籍,正是和缪荃孙这种保护文献的精神一脉相承。其次,缪荃孙等人筹建的京师图书馆,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为日后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京师图书馆自1909年建立至今已逾百年,百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国家图书馆始终秉承“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宗旨,为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既是对京师图书馆创办之初“启迪民智”理念的实践,也是对这一建馆目标的升华。第三,缪荃孙在任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期间,学术研究上也有重要突

^① 书名据《艺风老人年谱》。

破。他作为京师图书馆首任监督,恪尽职守、董理文献,为京师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京师图书馆作为当时全国最高级别的图书馆,也成就了这位首任监督学林翘楚的地位。著名学者陈寅恪曾经赞誉说“图籍艺风充馆长,名词瘠楚领编修”^①,足见其在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历史的车轮虽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缪荃孙的精神、学术思想和其贡献仍然值得每一个图书馆人铭记。

李 军 敬撰

^① 陈寅恪. 陈寅恪集·诗集[M]. 北京:三联书店,2001:13.

缪荃孙与江南图书馆

徐忆农(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提要:缪荃孙先生是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本文分为金陵岁月、江南建馆、陶风遗韵三部分,重点从以古入今、修正四部、守用并重等方面,论述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性贡献。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又作小山,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曾先后参与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前身)、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之一)、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与奠基人。

一、金陵岁月

南京古称金陵,坐落于长江下游,自古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从公元3世纪以来,许多王朝在此建都,故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清朝在此置江宁府,为两江总督驻地。缪荃孙自订《艺风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称“身历十六省,著书二百卷”,而他在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不少重要成就都与南京密不可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

缪荃孙在《年谱》中自述,同治二年(1863)“八月,先大夫(缪荃孙之父缪焕章)遣刘唐两弁迎往湖南,吴表兄鹤生(侃)送至汉口。买小舟,出扬州,入大江,过金陵……”,当时只是路过金陵而未入城。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间柚岑(缪荃孙堂弟缪祐孙)自海外归,往扬州访之。……渡江,初至金陵”。在金陵游览名胜、会门人与购书籍。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江宁谒张文襄师(张之洞),订明年钟山书院之约。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896—1901),主讲钟山书院,其间复遥领常州龙城书院,又到湖北领江楚编译书局总纂。二十八年(1902)七月,开办学堂,领高等中小三堂事。九月,刘忠诚公(刘坤一)薨于位,张文襄师调署。十二月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1903)正月偕徐积余太守(乃昌)及各教习赴日本考察各学。三月十四日回江宁。其后至三十三年(1907)在高等学堂。三月辞两江师范学堂稽查。七月午帅(端方)奏派主图书馆事。十月偕陈善余(陈庆年)赴浙购八千卷楼藏书,丁氏书旋陆续运江宁。宣统元年(1909)五月,学部奏派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宣统二年(1910)二月张安圃制军(张人骏)奏修江苏通志,延荃孙总纂。九月由京汉火车入都。十一月传旨召见养心殿,监国(醇亲王载沣)询学务及南北图书馆办事,一一奏对。宣统三年(1911)供职京师。三月回江宁重订通志条例。五月回京。八月湖北兵变,天下大乱,全家窜上海。九月乞假回上海寄寓。江宁亦于十月失陷。其后,皇帝逊位于民国,称“国破家亡,生

不如死”。夏孙桐(1857—1941)撰《缪艺风先生行状》^①载:“江苏通志重议开局,冯梦华中丞(冯煦)主之,以金石一门非专家莫办。先生命子僧保预其事。自发家藏拓本,编录考定,一手成之。”民国七年(1918)三月,江苏通志局恢复,续修省志,聘任冯煦(1842—1927)为总纂,志局设南京。^②说明缪荃孙在民国期间,与南京仍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据《南京大学百年史》^③介绍,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1902年5月8日),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江苏学者、名流商议兴办学堂事宜,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刘坤一(1830—1902),字岷庄,谥忠诚。刘坤一不幸病逝后,张之洞奉召署理两江,开始筹办三江师范学堂。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谥文襄。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1903年2月5日),张之洞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在此之前,1902年年底张之洞命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八人赴日考察教育。翌年初出发,后奉新任总督魏光燾(1837—1915)电召回至江宁,不久,缪荃孙即被委任为三江总稽查,而柳诒徵则在1903年6月被录用为三江的教习。三江师范学堂先后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1906)、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国立东南大学(1921)、第四中山大学(1927)、江苏大学(1927)和国立中央大学(1928),1949年定名为南京大学。

从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896—1910),是缪荃孙在金陵集中活动时期,课士办馆之余,他著书、编书、刻书,学术成果令人瞩目。他写《艺风堂金石目》,编刻《旧德集》,校刊《常州词录》,撰刻《续碑传集》,交《(湖北)通志稿》,刻《藕香零拾》《常州先哲遗书》《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孔北海魏文靖韩致尧李忠毅四谱》《读书记》《对雨楼丛书四种》《王怀祖诗》《东坡七集》,印行《云自在龕丛书五集》,为山西胡中丞(聘之)订定《山右石刻文编》稿本,为家衡甫(缪朝荃)刻《中吴纪闻》并撰札记又《玉峰志》《玉峰续志》,刻刘光珊(刘炳照)《感旧诗》,为刘葆良刻其兄葆真(可毅)文集,为吴仲飴刻《拙轩集逸文》。另外,刘世珩《聚学轩丛书》印行,举旧藏书应刻者助之。

缪荃孙在南京的生活相对较为安逸。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挈家至江宁,住书院院西偏一小园。二十七年购颜料坊李氏屋,次年四月移居颜料坊新宅,《年谱》称“寒家自曾祖以来无立锥地,兹积历年馆谷置此数廛亦云幸矣”。三十二年三月在宅东辟地造一楼皮书,正对雨花台,名之曰对雨楼。卢前《冶城话旧》载,缪荃孙的南京私宅,后归夏氏所有。^④今天,缪荃孙故居已不存在,其旧址后改建为小学,院内雪松老柏,据说为缪氏当年手植。^⑤

二、江南建馆

江南图书馆系缪荃孙协助满族大臣端方于1907年在江宁省城创办的图书馆。端方

① 缪荃孙. 艺风老人年谱一卷附行状一卷[M]. 北平文禄堂刻本, 1936(民国二十五年).

②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③ 王德滋. 南京大学百年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④ 卢前. 冶城话旧(节选)[M]//薛冰编. 金陵旧事.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54.

⑤ 苏克勤, 苗立军. 南京名人旧居: 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流年碎影[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186—189.

(1861—1911),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托忒克氏,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国考察,得知欧美大邦,“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并且认识到“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馆实为教育之母”。^①回国后任两江总督期间,开始在江宁省城筹建图书馆,聘缪荃孙、陈庆年主其事,缪氏为“总办”,陈氏为“坐办”。陈庆年(1862—1919),近代史学家、教育家。字善余,江苏丹徒人。缪荃孙曾主江阴南菁书院,陈庆年为其高足弟子。1905年,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聘陈庆年为湖南图书馆第一任监督,此馆始为1904年创办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②

清朝末期,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与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并称四大藏书楼。陆氏皕宋楼藏书在1907年由日本人岛田翰(1879—1915)介绍,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以11.8万元购去,武进人董康(1867—1947)跋《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太息曰:“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③当时钱塘丁氏家道中落,时论颇惧蹈陆氏覆辙。在此珍籍存亡之际,丁申之子丁立诚向缪荃孙函告书籍欲出售^④,浙江提学使支青向缪荃孙、陈庆年通告此事^⑤,二位建议端方购入丁氏藏书。^⑥端方对缪荃孙执弟子之礼,常称其为“艺风吾师”。光绪三十三年(1907)端方筹款7.3万余元,派缪、陈二人赴浙,将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所藏60万卷古籍,悉数购至江宁。这批古籍中善本颇多,据柳诒徵《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统计,有宋板40种,元板98种,明板1120种、明钞84种,四库底本36种,稿本14种,日本刊本34种,高丽刊本9种,成为江南图书馆的骨干藏书。

“八千卷楼”系清代杭州丁国典藏书楼名。其孙丁申、丁丙沿用之。丁氏兄弟,皆好古嗜书,而最著者为丁丙。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八千卷楼藏书,是在丁氏几代藏书基础上,经丁丙与其兄丁申(1829—1887)三十余年锐意搜求建立起来的。据柳诒徵研究,自明以来收藏家,如范氏天一阁、项氏万卷堂、祁氏澹生堂、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曹氏敬惕堂、朱氏潜采堂、黄氏千顷堂、王氏池北书库、顾氏秀野草堂、钱氏述古堂、曹氏棟亭、赵氏小山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王氏十万卷楼、马氏小玲珑山馆、汪氏开万楼、鲍氏知不足斋、黄氏士礼居、吴氏拜经楼、袁氏五砚楼、何氏蝶隐园、许氏鉴止水斋、严氏芳茝堂、张氏爱日精庐、陈氏稽瑞楼、马氏汉晋斋、袁氏卧雪楼、马氏汉唐斋、汪氏艺芸精舍、瞿氏恬裕堂、蒋氏别下斋、劳氏丹铅精舍、郁氏宜稼堂、朱氏结一庐、李氏瞿硎石室之书,少或一二种,多至数十百部,丁氏皆有所藏。世所传钱氏绛云楼被焚,其书不存,其实不尽然。南京图书馆现藏一部《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前集》五卷《后集》五卷,元杨朝英辑,元刻本,清柳如是校,黄丕烈、丁丙跋。书中钤有“钱受之”“牧斋”“女史”“惠香阁读书记”等印,当是流传于世的绛云楼幸存之物;又有“士礼居藏”“黄丕烈”“复翁”等印,还有“八千卷楼珍藏善本”

① 柳诒徵. 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M]. 排印本,1928(民国十七年).

② 周德辉. 湖南图书馆建馆初期史实考正——兼答炳辉同志[J]. 图书馆,1986(5):37—40.

③ 袁咏秋,曾季光主编. 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59.

④ 缪荃孙. 艺风老人日记[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⑤ 许延长. 缪荃孙与江南图书馆[J]. 东南文化,1999(5):117—121.

⑥ 许进,徐芳主编. 陈庆年文集[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249.